

Citywalk何以“出圈”？

——青年城市漫步中“三感”的评价、检验及提升

■ 王慧娴 刘筱喆

(山西财经大学 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太原 030006)

【摘要】近年来,citywalk在青年群体中火速“出圈”并形成一股风潮。青年在citywalk中的“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问卷调查法回收的数据进行有效测度。问卷人口学特征显示:漫步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漫步者学历普遍较高、漫步时间多在晚上。青年在citywalk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三感”水平,其中,安全感最高、幸福感次之、获得感最低;citywalk“出圈”源于它是青年获得感的“连通器”、幸福感的“助推器”和安全感的“稳定器”。应正视青年的所想、所需、所求、所盼,通过改善城市旅游休闲的软硬件设施与管理服务,特别是“休闲要素获得”来提升citywalk“三感”,从而促进青年全面发展,增强其国家认同,激发其使命担当。

【关键词】citywalk 城市漫步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一、Citywalk之缘起与文献综述

2023年citywalk“占领”各大社交媒体,荣登旅游十大热词榜强势“出圈”,成为中央媒体“@央视新闻 淄博烧烤、citywalk,用一个词形容2023你选哪个?”和地方创意活动“#湖南卫视跨年街citywalk直播#”等微博热门话题。Citywalk的概念最早源于19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作者通过“漫步者”(flâneur)的视角书写城市^[1]。然而,无论是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还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虽然他们笔下的“漫步者”都实践了漫步的形式^[2],但无论是

收稿日期:2024-07-18

作者简介:王慧娴,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青年旅游、旅游经济宏观理论;

刘筱喆,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2022级本科生,主要研究青年旅游。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4CGL05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醉酒摇晃的拾荒者,还是囊中羞涩的女教师,均与当前大热的 citywalk 所蕴含的积极意向相背离。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开始盛行 London Walks,游客按照讲解员的行程规划,开展对冷门小众街道的探索^[3],如今被泛化为无计划、无目的地的城市漫步性旅行^[4]。小红书发布的《2022年十大生活趋势预测报告》将 citywalk 列入重要生活趋势,目前有超过380万的笔记记录并分享博主的 citywalk 经验。2023年7月中旬以来的3个月,citywalk 百度指数日均搜索量大于5000条。为什么 citywalk 会突然“出圈”?漫步者用脚步丈量城市空间、以当地人的方式阅读城市,其中以青年居多,为何它能捕获青年的“芳心”?这其中折射出青年怎样的心理状态?

在我国,citywalk 是2015年以后兴起的一种城市旅游形式。有学者将 citywalk 称作城市漫游^[5]或城市行走,认为 citywalk 没有具体的目的地,也没有紧张的时间安排,整个过程自由随意且“慢节奏”,可随时开始,也可随时结束。亦有学者将 citywalk 称作城市微旅行^[6]或微旅游,认为微旅游具有时间短、距离近、体验性强等特征^[7-8]。与传统旅游相比,citywalk 也具有社会休闲属性,然而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是对非惯常环境的体验。谢彦君^[9]、王玉海^[10]等学者在对旅游的定义中都强调旅游的“异地性”,citywalk 则不一定需要去他乡,不再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景点观光,也不再执着于模板化的美食项目,而是深入城市的肌理与纹路,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发展脉络,收获沉浸式体验。可以说 citywalk 统一了旅游活动与惯常环境,消解了二者间的对立^[11]。综上所述,本文认为,citywalk 是深入到城市的街巷、情境和其他空间,非功利化的、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漫步游走经历。目前学界关于 citywalk 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温德利希(Wunderlich)将行走分为有目的的、漫无边际的和概念性的三种类型^[12];艾登瑟(Edensor)基于此研究了有目的的行走中步行节奏与自我、他者、时空的关系^[13];而萨尔门托(Sarmento)则以突尼斯为案例地,比较了游客在有目的的行走和漫无边际的散步时的节奏和方式^[14]。在认知城市方面,博雷尔(Borer)强调漫步者应调动感官知觉去感受^[15];王(Wang)等认为向导在此过程中扮演了社会干预角色^[16],帮助漫步者产生更强的归属感^[17]。在重构城市方面,citywalk 有助于城市增加活力和创造真实^[18]。国内学者主要聚焦在 citywalk 形式与内涵的讨论上:刘俊对城市漫步式旅游的观念和精神选择做了详细阐释^[19];王乃举对微旅游结构特征、时代动因进行了探讨,并预测微旅游的发展向度^[20];薛岚等讨论了城市微旅行的核心要义,认为城市微旅行重构了与惯常环境的关联^[21];韩晓玲等发现“城市漫游者”是青年亚文化在城市空间场域下所呈现的视觉形象,认为他们观看实践的最终路径是引发视觉政治^[22]。暂未有学者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究 citywalk “出圈”的成因。然而,已有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理论与方法基础,为本研究从“三感”视角探索 citywalk 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原因提供了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23]。“三感”作为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用于判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与否及满足程度^[24]。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承担着时代使命。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活力,社会进步推动青年不断前进和持续成长。从社会角度出发,青年处在人生的探索阶段,由于各类结构性、系统

性风险的介入,多重压力、多元选择致使部分青年的自我了解与自我实现出现偏离,引发其自我认同焦虑^[25]。从文化和心理角度出发,青年身处内卷化时代,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文化冲击,网络社交^[26]和“快餐式”社交^[27]导致部分青年出现“社交危机”。深陷困境的青年需要自我“治愈”^[28],去寻求一种暂时摆脱泥淖的方式,舒缓心情、重新出发。Citywalk在此背景下“闯进”青年的世界。本研究从青年在citywalk时拥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视角切入,构建citywalk“三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组合赋权计算各指标权重,通过问卷调查法回收数据,检验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剖析citywalk流行的原因及提升策略。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获得感是用以衡量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概念^[29]。学者们认为,获得感是一种长久的满足感,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获得^[30],因此可以分为显性(物质)获得感与隐性(精神)获得感^[31]。显性获得感主要体现在收入、教育、医保、养老等方面,隐性获得感主要体现在能力提升、自我实现、公平公正、身份认同等方面^[32]。故本文将自我实现获得(C1)、休闲要素获得(C3)作为获得感维度的2个二级指标。借鉴汪会玲等关于旅游者获得感4个维度的研究^[33],本文将社会资源获得(C2)也纳入二级指标,并将该二级指标扩展得到人际交往(D4)、他人助益(D5)、消费满意(D6)等3个三级指标。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自我实现获得(C1)进行延伸,得到三级指标自我探索(D1)、素质能力(D2)和多元情绪(D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分》(LB/T 082-2021)和《山西省旅游休闲街区评分细则(试行)》,将商业设施(D7)、休闲场所(D8)、创意业态(D9)、休憩设施(D10)、夜间游乐(D11)、文化场馆(D12)作为休闲要素获得(C3)下的三级指标。

旅游者幸福感指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综合感受,既包括感官享乐,也包括精神体验^[34]。本研究参考朱怡帆等提出的“人—地”与“人—人”互动关系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发挥的积极作用^[35],将环境创造幸福(C4)、漫步创造幸福(C5)作为幸福感维度的二级指标。依据塞利格曼(Seligman)提出的本真幸福感PERMA模型^[36]和妥艳娟等开发的6个维度旅游者幸福度量表^[37],将环境转换(D13)、沉浸体验(D14)作为环境创造幸福(C4)下的三级指标,精神状态(D16)作为漫步创造幸福(C5)的三级指标。又根据《旅游休闲街区等级划分》(LB/T 082-2021)和《山西省旅游休闲街区评分细则(试行)》,将环境享受(D15)也作为环境创造幸福(C4)下的三级指标。另外,参考邢占军研究建立的主观幸福度量表^[38],将身体素质(D17)作为漫步创造幸福(C5)的又一三级指标。

游客安全感是指游客在旅游这一特定时空条件下,不受危险和外界因素干扰而免于承受身心压力、人身伤害或财物损失等综合心理感受,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客观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39]。邹永广等的研究认为,游客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包括目的地和游客两个角度^[40],借鉴其游客角度5方面的安全评价,本研究将citywalk时的社会治安安全(C6)、基础设施安全(C7)作为安全感维度的二级指标,并把治安管理(D18)与治安宣传(D19)作为社会治安安全(C6)下的

三级指标。同时参考前述标准文件,确定基础设施安全(C7)的三级指标为交通设施(D20)、照明设施(D21)、医疗设施(D22)、公共设施(D23)和智慧设施(D24)。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青年 citywalk“三感”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青年 citywalk 『三感』 评价指标 体系 (A)	获得感(B1)	自我实现获得(C1)	自我探索(D1)
			素质能力(D2)
			多元情绪(D3)
		社会资源获得(C2)	人际交往(D4)
			他人助益(D5)
			消费满意(D6)
		休闲要素获得(C3)	商业设施(D7)
			休闲场所(D8)
			创意业态(D9)
	幸福感(B2)	环境创造幸福(C4)	休憩设施(D10)
			夜间游乐(D11)
			文化场馆(D12)
		漫步创造幸福(C5)	环境转换(D13)
			沉浸体验(D14)
			环境享受(D15)
精神状态(D16)			
身体素质(D17)			
治安安全(C6)			治安宣传(D19)
安全感(B3)	基础设施安全(C7)	治安管理(D18)	
		交通设施(D20)	
		照明设施(D21)	
		医疗设施(D22)	
		公共设施(D23)	
	智慧设施(D24)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构建了青年 citywalk“三感”评价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的基础上,设计47个题项及其他人口学特征问题。因涉及全国数据,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青年城市漫步“三感”的系列问题进行网络问卷调查^[41],考虑到人口分布密度、citywalk发展水平以及问卷回收难易程度等因素,将全国31个省(区、市)分为6层抽样(如表2)。

表2 各省份问卷预计发放情况

省份	预计发放情况
山西	共 200 份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四川、陕西	各 150 份, 共 1200 份
天津、山东、河南、湖南、重庆、云南	各 100 份, 共 600 份
河北、安徽、福建、广西、甘肃	各 70 份, 共 350 份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青海、宁夏	各 50 份, 共 300 份
内蒙古、海南、贵州、西藏、新疆	各 30 份, 共 150 份

(三)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人体素质和平均寿命的检测,将 18 到 44 周岁的人群界定为青年^[42],本研究采用这一标准,将全国 18 - 44 周岁的青年漫步者作为调查对象。根据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初始问卷,经过预调查,对问卷题项含义不明及个别错别字进行修改并调整发放比例后,正式发放并回收问卷。调研小组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21 日,通过“问卷星”发布问卷,因网络回收问卷的不可控性,实际共回收 2847 份调查问卷。按照答题的有效性、完整性,剔除港澳台与海外地区以及不完整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843 份,回收问卷的有效率为 99.85%。样本具备如下基本特征:

- 1.年轻化趋势显著。18 - 25 岁人数占比为 51.63%(如图 1a)。
- 2.漫步者学历普遍较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占比 63.19%(如图 1b)。
- 3.漫步时间多在晚上。19:00 - 24:00 时间段里 citywalk 的漫步者最多(如图 1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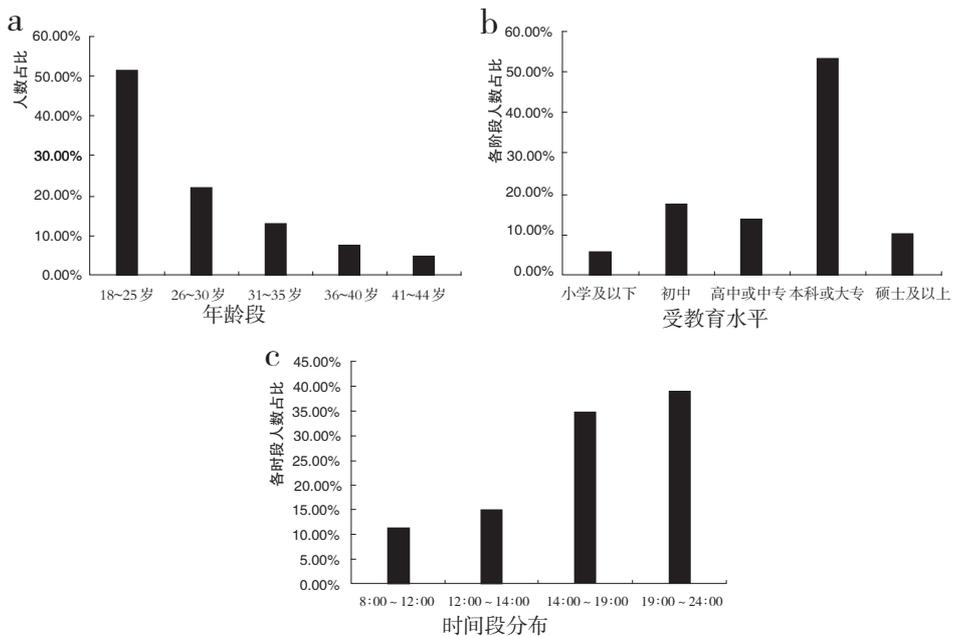


图1 回收样本基本特征

三、青年漫步“三感”评价

(一) 指标权重确立

指标权重表征各指标在“三感”评价体系中的影响与重要程度。主观赋权法,如层次分析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可在缺少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仅凭主观经验进行赋权,运用于部分定性的模糊指标判断。客观赋权法中的熵权法,充分使用原始数据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对信息质量高的指标赋予更高权重。为平衡决策者的主观性与数据的客观性,减少主观偏差、提高决策精确度,本研究采用AHP与熵权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并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计算综合权重。

1. 主观权重计算

AHP将复杂的指标体系层次化、结构化,通过对被分解的简单问题进行决策,从而得到整个问题的决策方案^[43]。本研究设计《青年城市漫步“三感”评价指标权重专家打分表》,邀请10名文旅行业的专家学者根据九级标度法对指标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从而构造11个判断矩阵,接着将回收的问卷导入Yaahp软件,采用特征根法计算矩阵的相对权重,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以保障各评价指标重要程度的协调性,避免出现逻辑错误。结果显示,各级指标一致性比率CR均小于0.1,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该判断矩阵合理。通过AHP法得到的指标主观权重中,安全感权重最高、获得感权重次之、幸福感权重最低。在三级指标中,权重最高的三级指标为交通设施(D20),权重最低的三级指标为沉浸体验(D14)。

2. 客观权重计算

熵权法基于信息熵的概念确定指标重要性并赋予相应的权重。熵值越小表示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含有的信息量也就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做的贡献越大,对应的权重也越高。通过对133621条可用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样本值比重,求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权重。通过熵权法得到的指标客观权重中,获得感权重最高、安全感权重次之,幸福感权重仍旧最低。权重最高的三级指标为素质能力(D2),权重最低的三级指标为商业设施(D7)。

3. 组合权重计算

通过AHP方法得出主观权重、熵权法得出客观权重后,用拉格朗日乘数法计算出各指标组合权重,结果如表5所示。在获得感维度中,自我实现获得(C1)权重占比最高,休闲要素获得(C3)占比最低。自我实现获得(C1)维度的3个三级指标自我探索(D1)、素质能力(D2)、多元情绪(D3)在综合权重排序中排名均靠前;而休闲要素获得(C3)中各三级指标权重的排序均靠后,其中商业设施(D7)权重在所有指标中最低。在幸福感维度中,漫步创造幸福(C5)的权重较环境创造幸福(C4)的权重高。漫步创造幸福(C5)中的三级指标精神状态(D16)和身体素质(D17)位列综合权重排序的第五和第六,环境创造幸福(C4)的三级指标环境享受(D15)排在第十二、环境转换(D13)和沉浸体验(D14)排名末位。在安全感维度中,基础设施安全(C7)权重高于社会治安安全(C6)权重。三级指标交通设施(D20)的权重位居榜首,此维度其余6个三级指标权重排名皆位于前列。

(二)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用于分析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程度。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常用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验。将问卷数据导入SPSS25.0进行检验,当Cronbach's α 大于0.7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问卷总体信度为0.98100,幸福感维度、获得感维度、安全感维度量表的信度均大于0.7(如表3),表明问卷质量较高、数据可靠性较好。

表3 问卷信度检验

	总体	获得感量表	幸福感量表	安全感量表
项数	47	22	12	13
Cronbach's α	0.98100	0.96300	0.94100	0.94000

(三)效度检验

为确保问卷所设计的问题能精准测量到被测概念,还需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通过计算每个维度的抽样适合性检验(KMO, Kaiser - Meyer - Olkin)统计量和巴特利(Bartlett)球形检验,判定变量间是否具有相关性及相关程度。KMO值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小于0.05时,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结果显示(如表4):问卷总体及各维度量表KMO值均大于0.7, 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均为0.00000,结果有效。

表4 问卷效度检验

	总体	获得感量表	幸福感量表	安全感量表
KMO值	0.99500	0.98900	0.97500	0.97600
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四、青年漫步“三感”检验

(一)综合评价分析

在建立青年漫步“三感”评价指标体系后,本研究借助回收的2843份有效问卷数据,将各指标权重与指标所得平均分相乘后得到综合得分(如表5)。经计算,得到获得感平均综合得分为0.11624,幸福感平均综合得分为0.13824,安全感平均综合得分为0.25418。因此,青年在city-walk过程中具有较高的“三感”水平,其中,安全感最高、幸福感次之、获得感最低。

三级指标综合得分的平均分为0.16105,得分高于平均分的三级指标有自我探索(D1)、素质能力(D2)、多元情绪(D3)、精神状况(D16)、身体素质(D17)、治安管理(D18)、治安宣传(D19)、交通设施(D20)、照明设施(D21)、公共设施(D23)和智慧设施(D24)。其中,综合得分排名前五的指标为交通设施(D20)、自我探索(D1)、公共设施(D23)、智慧设施(D24)、精神状态(D16)。由此可见,青年对于自我实现获得(C1)、漫步创造幸福(C5)、社会治安安全(C6)及大部分基础设施安全(C7)的评价比较高。低于综合得分平均分的三级指标有人际交往(D4)、他人助益(D5)、消费满意(D6)、商业设施(D7)、休闲场所(D8)、创意业态(D9)、休憩设施(D10)、夜间

游乐(D11)、文化场馆(D12)、环境转换(D13)、沉浸体验(D14)、环境享受(D15)和医疗设施(D22)。其中商业设施(D7)综合得分最低,青年群体对于社会资源获得(C2)、休闲要素获得(C3)以及环境创造幸福(C4)的评价较低。

从获得感维度分析,排名前五的三级指标依次为自我探索(D1)、素质能力(D2)、多元情绪(D3)、消费满意(D6)和人际交往(D4)。Citywalk 开放且自由,使得青年在城市漫步过程中到达不同场所、接触不同事物、观察不同人物,独处时自省与思考、同行时聆听与倾诉,皆有利于青年自我实现、资源获得。青年注重自身发展,从自我实现中产生的获得感较高,却也产生了个体化现象,在他人助益(D5)方面的获得感较低。同时休闲要素获得(C3)整体较低,特别是商业设施(D7)这一指标,验证了DT财经和DT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年轻人旅行小报告》中的“关注商业设施的人较少”,可能的原因是城市中创意性商业业态缺失,提供的商业设施与品牌过于单调,难以激发青年的消费欲望,限制了人们的购物体验。

从幸福感维度分析,三级指标综合得分排序依次为精神状态(D16)、身体素质(D17)、环境享受(D15)、环境转换(D13)、沉浸体验(D14)。大多数青年认为,citywalk 可以产生积极情绪、提升身体素质,通过漫步产生的幸福感较强,原因在于漫步是人们自主选择的行为,通常对应正向的精神状态,漫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又可以强化正面情绪。另外,漫步还具有强身健体功能,帮助青年释放压力,从而对精神状态产生联动作用。而青年普遍从环境中获得的幸福感较弱,大部分的城市环境无法带给青年宽敞、放松的感觉,目之所及到处充斥着“行色匆匆”与“车水马龙”,遑论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因此,政府和社会还需加大对城市自然、人工、人文环境的关注与改善。

从安全感维度分析,综合得分排名前五的三级指标分别为交通设施(D20)、公共设施(D23)、智慧设施(D24)、照明设施(D21)、治安管理(D18)。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建设与管理持续提质、城市品位不断提升,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让居民和游客切实感受到安全感。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大动脉”,带给人们高效、可靠、便捷的出行体验,青年对此具有很高的安全感。青年喜欢在晚上 citywalk,良好的照明条件为夜间行走提供方便。当今数字时代,人们对于手机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于移动通讯和WIFI的全覆盖以及充电设备的易获得,青年安全感十足。政府在社会治安、公共设施方面卓有成效的管理成果,为青年带来较高的安全感。

表5 综合得分表

三级指标	组合权重	指标平均分	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排序
自我探索(D1)	0.09886	3.89600	0.38515	2
素质能力(D2)	0.05262	3.83800	0.20195	7
多元情绪(D3)	0.04557	3.92500	0.17885	11
人际交往(D4)	0.02406	3.86500	0.09299	15
他人助益(D5)	0.01618	3.79500	0.06140	19
消费满意(D6)	0.02612	3.82000	0.09978	14

(续表)

三级指标	组合权重	指标平均分	综合得分	综合得分排序
商业设施(D7)	0.01244	3.92000	0.04876	24
休闲场所(D8)	0.01415	3.90000	0.05518	20
创意业态(D9)	0.01721	3.84000	0.06608	18
休憩设施(D10)	0.02062	3.84000	0.07918	16
夜间游乐(D11)	0.01886	3.83000	0.07223	17
文化场馆(D12)	0.01366	3.90000	0.05327	22
环境转换(D13)	0.01371	3.94000	0.05401	21
沉浸体验(D14)	0.01314	3.92000	0.05150	23
环境享受(D15)	0.03659	3.89000	0.14233	12
精神状态(D16)	0.05671	3.93000	0.22287	5
身体素质(D17)	0.05639	3.91000	0.22048	6
治安管理(D18)	0.04839	3.79500	0.18364	9
治安宣传(D19)	0.04716	3.82000	0.18015	10
交通设施(D20)	0.11330	3.89300	0.44108	1
照明设施(D21)	0.04998	3.87000	0.19342	8
医疗设施(D22)	0.03350	3.81000	0.12764	13
公共设施(D23)	0.09391	3.80500	0.35733	3
智慧设施(D24)	0.07690	3.85000	0.29607	4

(二)人口学特征对比分析

对问卷的47个题项进行人口学特征对比分析发现,18-25岁和41-44岁两个年龄段的平均得分总是高于其余年龄段人群,如图2-4所示。在获得感的22个题项中(见图2),除I13“citywalk时接受过他人的帮助”是36-40岁年龄段得分最高外,其余题项最高分均落在18-25岁和41-44岁两个年龄段内,尤其是41-44岁这一年龄段,有16项平均分较高,可见这些青年的获得感较高。而31-35岁年龄段得分中,有12项均为最低,他们的获得感总体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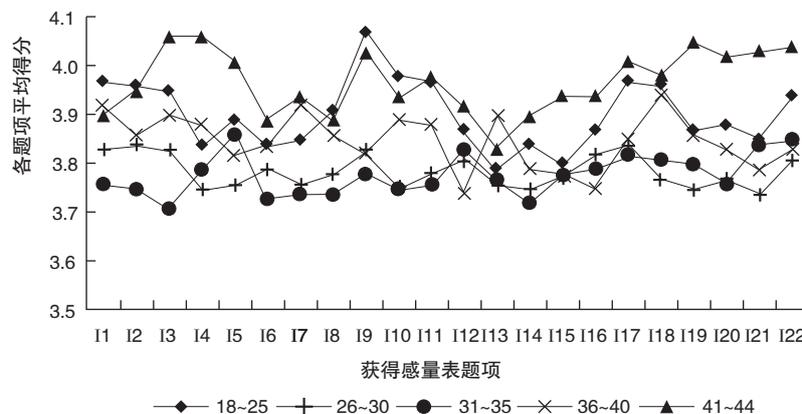


图2 年龄段与获得感量表各题项平均分对比

在幸福感的12个题项中(见图3),最高平均得分仍旧落在18-25岁和41-44岁年龄段,除I25“citywalk时能体验到多元文化”两个群体得分相同外,其余7个题项仍是由41-44岁年龄段的青年得分较高,他们的幸福感也较高。而31-35岁年龄段的青年12个题项中10个题项得分最低,表明其幸福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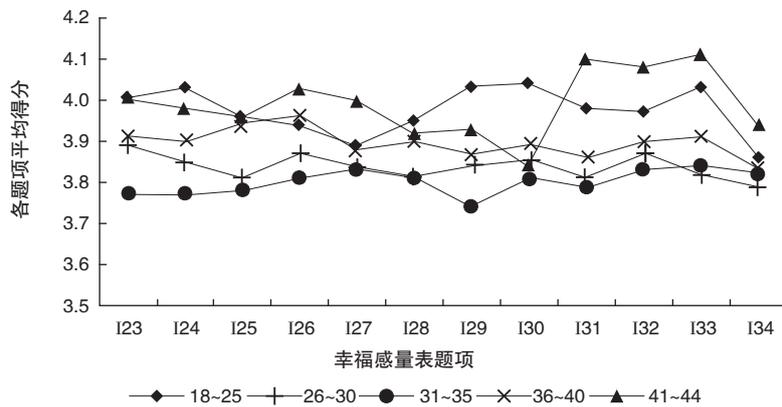


图3 年龄段与幸福感量表各题项平均分对比

在安全感的13个题项中(见图4),41-44岁年龄段所有题项平均分均得分较高,该群体的安全感亦最高。而26-30岁和31-35岁两个年龄段,除I39“citywalk中道路路况良好”得分一致、I46“citywalk时能见到移动充电设备”36-40岁年龄段得分最低外,其余题项交替最低,表明他们的安全感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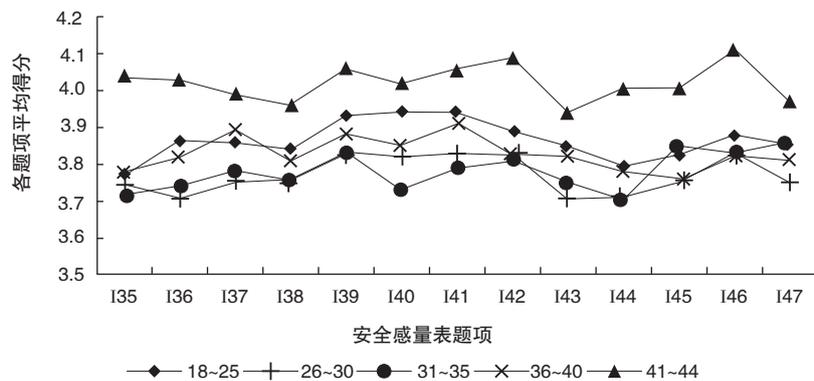


图4 年龄段与安全感量表各题项平均分对比

综上所述,18-25岁与41-44岁两个年龄段的青年更容易在citywalk时产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能的原因是18-25岁青年大多为在校学生或初入职场,有父母亲人作为后盾,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41-44岁的青年进入不惑之年,事业和家庭生活小有所成或进入稳定期,这两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相对而言精神和经济压力较小,citywalk时更放松、更能静下心来专心体验,进而得到较高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而31-35岁的青年的“三感”普遍较低,可能与他们正处在事业和家庭的发展期有关,工作、经济、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很难在citywalk时

得到更好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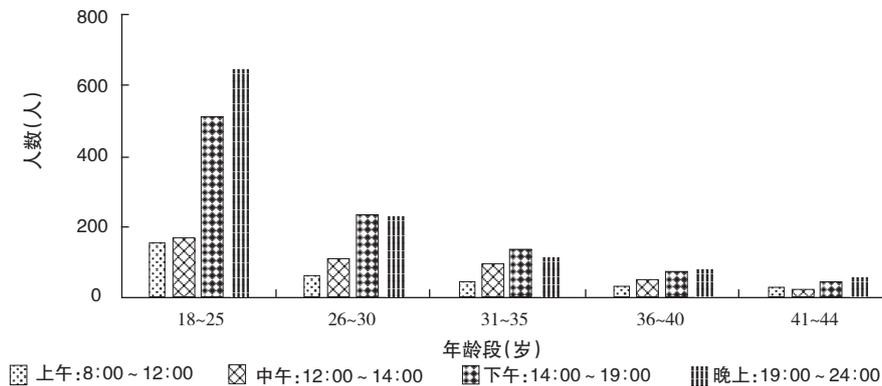


图5 年龄段与时间段对比分析

另外,五个年龄段的青年大多都在下午和晚上 citywalk(如图5),特别是18-25岁、36-40岁与41-44岁的青年更青睐于在晚上 citywalk。结合表5中的综合得分,青年喜欢晚上 citywalk 可能的原因在于,夜间照明设施完善,带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夜间丰富的娱乐项目与游乐设施可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需求;青年可能在下班后才有充裕的时间 citywalk;而安静的晚上更容易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唤起人们的思考与感悟。

五、Citywalk“出圈”的成因分析

(一)青年获得感的“连通器”

青年与时代同向同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与先锋力量,青年以独特的比较优势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主体动能^[44]。从民众对获得感的理解来看,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获得,也包括精神层面的获得。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低层次的需求得以满足后,人们开始将自我实现作为最高理想,追求个性化、时代化、多样化的生活体验,对精神富足的渴望大于物质满足。但是,当代青年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其行为、思想、文化也更加复杂、多元^[45],社会关系的嬗变导致传统社交面临时间、空间的双重阻隔^[46]，“快餐式”社交和网络社交的圈群化使得部分青年害怕被怠慢、被质疑、被消耗、被伤害,逐渐趋于个体化、冷漠化。同时,青年作为社会人,又有与他人产生联系的深层渴望,他们渴望被看见、被倾听、被温暖、被治愈,青年个体化趋势与建立联结的欲望交织在一起便产生了纠结矛盾的自我割裂。Citywalk折射出青年的自我展示和认同构建,成为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在城市漫步时探索不同的景观和文化,浸润于城市的市井烟火,扩大眼界、增加见识、加深理解。在与新老朋友的同行中,治愈自我割裂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实现了风险社会中的自我弥合。青年还会将 citywalk 中的见闻、思考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在美好生活图景的激励下,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努力奋斗。因此,发挥青年获得感的“连通器”功能,是 citywalk“出圈”的原因之一。

Citywalk 为青年带来的获得感主要包括自我实现、社会资源及休闲要素三方面的获得。第一,citywalk 满足青年高层次的需求,不仅让他们有更多自我探索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喜好规划目的地和游览路线、尝试和体验新鲜事物,而且通过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提升个人审美、鉴赏等综合能力,还能在旅途中收获快乐、兴奋、自由等多元的情绪,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超越和成长。第二,citywalk 时与同行者或陌生人的社交互动,为青年提供了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的机会,“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温馨愉悦的 citywalk 成为青年获得社会资源的媒介,允许别人了解自己、接近自己、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第三,通过共享商业设施、休闲场所、创意业态、休憩设施、夜间游乐、文化场馆等休闲要素,青年们深入感受本地人的日常生活,深度理解城市的脉搏和灵魂,与城市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世界进行更深刻的对话。

(二)青年幸福感的“助推器”

从斯蒂芬·霍布福尔(Stevan Hobfoll)的资源理论视角出发,个体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如收入、财富)、社会资源(如社会支持、人际关系)以及心理资源(如自我效能感、乐观态度)等都对其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当个体拥有丰富的资源时,他们更易于感受到幸福与满足^[47]。然而,“内卷”一词自 2020 年在网络走红后,便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引起他们的共鸣,看似拥有更多,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幸福。内卷表面是“强竞争场域”的结构性压力呈现,实际表征了“群己关系”的内在张力和“自我关系”中个体的“内化”与“外化”或“身心关系”的内在张力。内卷的极端化呈现则为“内卷化”^[48],即青年呈现出重复内耗、非理性且低效竞争的样态^[49]。“内卷化”的盛行会导致青年自我封闭、停滞不前,无法主动积极地解决问题、迎接挑战,往往将快乐的标准与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挂钩,忽视生活中的乐趣,阻碍自我成长与发展。生活在“内卷化”社会中,青年需要寻找一种可以放下所有压力的办法,感受开心、快乐和自由,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Citywalk 代表的自由、缓慢恰恰是被时代洪流和社会局势裹挟前进的青年所渴望和向往的,它是与城市产生深度链接的有质感的旅游方式,为青年提供了逃离内卷的空间和渠道^[50],鼓励他们放松身心,体验生活中的小幸福,是青年自发地对学习、工作和生活过强目的性的反驳。肩负青年幸福感的“助推器”任务,是 citywalk“出圈”的原因之一。

Citywalk 有效整合了漫步环境与漫步行为带来的丰富“资源”。一方面,citywalk 带来的幸福感由环境创造,体现在环境转换、沉浸体验和享受等方面。自在松弛、深度在地,使个体在远离日常压力环境的同时,心无旁骛地欣赏当下的景色、发现生活的美好、享受行走的乐趣,也帮助青年慢下来、静下来,把自己融入周边环境,回归朴素的“最抚凡人心”的生活。在忙碌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不仅能帮助漫步者在旅途中保持活力,更能在回归日常生活后持续发力,当人们再次面对压力时,他们会变得从容不迫,心态的转变无疑会持续提升幸福感。另一方面,随着健康意识的普及与增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Citywalk 中的步行或骑行,不仅能够锻炼身体、提高心肺功能,同时也是缓解青年压力、改善心情的方式。人们在行走中一边感受着身体的活力与健康,一边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调整生活态度,加深了对生命的理解,增强了主观幸福感,得到身心的双重滋养。

(三)青年安全感的“稳定器”

加拿大心理学家威廉·布列茨(William Blaze)认为,安全感是在个体把控自己的行为并对

最终结果负责的过程中形成的,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51],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个体对于不确定性与不安全的感受^[52]。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有关安全感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人们对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和总体社会安全等的感知呈现整体上升趋势。然而,旅游与休闲领域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黄山“驴友”迷路失踪、张家界天门山翼装飞行失联、济源景区游客失足坠崖等,不仅造成了游客的生命危险,对旅游目的地的声誉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严重威胁着游客的安全感。旅游过年、旅游结婚、旅游养老等现象说明旅游业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作为主客共享空间的目的地安全与风险预防成为关系到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的头等大事,保障游客的安全成为政府与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安全一票否决制”的实行,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落实,奏出了国家信念与公民福祉的时代交响。相较于其他旅游休闲活动,citywalk在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有像云南红塔警方“蜀黍们的Walk”、四川眉山“警”跟脚步、天津“跟着警察蜀黍走起!”等的保驾护航,青年在城市旅游休闲过程中体会到满满的安全感。扮演青年安全感的“稳定器”角色,是citywalk“出圈”的原因之一。

Citywalk作为一种城市探索方式,参与者的安全感主要来源于对城市治安与硬件设施的综合信任。一方面,治安管理与治安宣传双管齐下。城市警察、保安等安保人员做好巡逻防控工作,同时热心服务群众与外地游客,成为优秀的城市名片,守护群众休闲旅游,用满腔的热情换取百姓更多的安全感。随处可见的治安宣传,提醒广大游客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追逐打闹、不要轻信陌生人的倒票行为等,而上海宝山警方甚至将“平安Citywalk”纳入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另一方面,citywalk诞生于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之下,政府在交通、照明、医疗、公共设施以及智慧设施等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投资、建设与管理,共同为居民和游客营造了一种安全有序的城市环境。这种环境为citywalk的参与者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使他们能够在探索城市的过程中安全感拉满。而当个体在citywalk中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安全时,更愿意放慢脚步深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漫步于原汁原味的建筑群、富有故事感的街道,发现和体验独特的城市韵味、领悟和品味别样的城市美学。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个维度构建青年citywalk“三感”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4个三级指标,并使用AHP与熵权法组合赋权确定指标权重,得到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对该指标体系加以验证,寻找citywalk“出圈”的成因,以期为研究citywalk时青年心理、行为及反映出的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支撑。

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越来越注重城市环境对居民和游客的影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治安持续改善,青年在citywalk时获得了较高的安全感。同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青年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生理需求,开始追求精神满足,逐渐重视如三观、眼界、身体素质、精神状况等全方位的自我发展,通过citywalk的方式可增强其幸福感。然而各类型休闲要素和社会资源虽有助益青年获得感的提升,但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青年漫步者对于citywalk过程中的商业设施、文化场馆关注较少,也无法完全沉浸式观赏城市风景。另外,部分青年

在虚拟空间中“大聊特聊”、在现实社交时“唯唯诺诺”的自我割裂,可通过 citywalk 的方式加以弥合。由此,结合需求层次理论、风险社会理论、资源理论等,本文发现 citywalk“出圈”是因为它可以有效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们应该正视青年的所想、所需、所求、所盼,从而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增强其国家认同、激发其使命担当。

(一)提升青年的“三感”体验

各城市应抓住 citywalk“出圈”的机会,通过完善软硬件设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不断增强青年漫步时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青年感受到既在美丽风景里,也在美好生活中。首先,营造有舒适环境、文化底蕴、悠闲气息、生活美学的漫步空间,构筑精细有序的城市管理体系,增加城市绿地和公园的面积,提高绿化覆盖率,提升城市居民与游客的幸福感。其次,提供新奇的目的地体验,如引入新的餐饮品牌、娱乐设施、购物体验 and 增加包含文化元素的展览演出、夜间游乐,与创意人才和企业家合作打造独特的场景和体验,吸引更多的漫步者。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收集漫步者的反馈和意见,加以分析并改进。通过整合资源、联合推广来增加青年漫步者多样性服务选择,以此提升青年获得感。最后,健全青年发展型城市动态监测评估机制^[53],更新活力街区,打造城市中的“诗与远方”。聚焦文旅融合升级,做好“漫消费”,打造更便利的“漫步场景”,找准营销的渠道,进一步促进消费,让城市更宜居、更温情,让漫步更加诗意盎然,让高质量发展获得更强劲动能。

(二)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

Citywalk 让人们在加速社会中慢下来,代表了青年对精神压力的积极应对,给予参与者重新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确定性。满足青年自我实现的诉求,就要从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入手,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首先,引导青年在内卷化社会中充分认识自我、拥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不仅要追求外界认可的成功标准和价值,更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发展。培养青年的兴趣和热情,发展青年的特长和个性,弘扬艰苦奋斗和敢于吃苦的精神。其次,青年的自我实现包括自我概念、自我认识、自我评价的主体独特性建构,也包括适应社会、融入社会^[54]的社会同质性建构。青年要树立进取意识,不断超越自我,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使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达到统一。再次,培养青年的批判性思维,自主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对青年的心理状况及时干预,营造健康的社交环境。最后,鼓励青年通过 citywalk 漫游式旅行或其他类似活动提升身体素质、调整精神状态、树立乐观心态、助力自我实现,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

(三)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

随着政策、法律体系不断健全,青年权益得到保障,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青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直接、真切、广泛参与中感受到国家进步、社会发展^[55]。Citywalk 的出现给青年提供了一个与社会接触的机会,感受熙攘的城市节奏,欣赏独特的文化呈现。青年应通过 citywalk 建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将自我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联合起来,不断增强国家实力感知和国家认同^[56]。城市漫步者从旅游休闲视角深度体验城市的多元、感受城市的内涵,从而找到了与城市内在联结的路径。青年城市漫步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这不仅需要网络原住民们以自己的方式挖掘、形成、推广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 citywalk 地标或线路,推动形成属于每座城市独特的旅游产品,还需要与政府携手在保护好城市历史旧迹的基础上,

盘活历史文化资源,讲好每座城市的故事,做国家和城市形象的宣传者、推广者。

(四)激发青年的使命担当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青年的精神面貌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青年 citywalk 代表着对自己、社会和国家的信心,国家和社会应该继续改善城市环境、关注青年身体和心理健康,倡导青年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余,通过 citywalk 等方式让精神和心灵得以放松和复原。青年不能改变“现在”,但注定塑造未来^[57]。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行的时代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青年应该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本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绽放奋斗之花、绚丽之花。

[参 考 文 献]

- [1][4][5][19] 刘俊:《旅游新风尚:爱上“城市漫步”》,载《人民论坛》,第2023年第17期。
- [2] 尹星:《作为城市漫步者的伍尔夫——街道、商品与现代性》,载《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
- [3] 郑文丰:《“都市漫游”:发现附近回归内心》,载《贵阳日报》,2023年8月30日。
- [6][11][21] 薛岚 张静儒 韩佳妍:《重新发现附近:惯常环境下的城市微旅行体验研究》,载《旅游学刊》,2023年第5期。
- [7] 王克岭 龚异:《微旅游效应:文旅真融合、深融合的质量表征》,载《中国旅游报》,2021年10月29日。
- [8] 赵红莉:《微旅游研究综述》,载《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9] 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范式化取向及其变革与包容趋势》,载《旅游学刊》,2019年第9期。
- [10] 王玉海:《“旅游”概念新探——兼与谢彦君、张凌云两位教授商榷》,载《旅游学刊》,2010年第12期。
- [12] Wunderlich, F. M.. Walking and Rhythmicity: Sensing Urban Space,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8, (1).
- [13] Edensor, T.. Walking in Rhythms: Place, Regulation, Style and the Flow of Experience, *Visual Studies*, 2010, (25).
- [14] Sarmento, J.. Tourists' Walking Rhythms: “Doing” the Tunis Medina, Tunisi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7, (3).
- [15] Borer, M. I.. Being in the City: The Sociology of Urban Experiences, *Sociology Compass*, 2013, (11).
- [16] Wang, C., Kao, Y.. Re - assembling the Memorial Landscape: The Politics of Walking Tours in Taipe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17, (10).
- [17] Barlett, P. F.. The Emory University Campus Walking Tour: Awakening A Sense of Pl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02, (2).
- [18] Wynn, J. R.. City Tour Guides: Urban Alchemists at Work, *City & Community*, 2010, (2).
- [20] 王乃举:《微旅游维度架构探讨》,载《旅游学刊》,2016年第12期。
- [22] 韩晓玲 刘迎迎:《青年亚文化“城市漫游者”观看实践与视觉政治》,载《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3期。
- [2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页。
- [24] 郑建君:《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
- [25] 樊小玲 陈祉睿 邓颜:《断裂与重构:现代性背景下青年的自我指称与身份认同》,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7期。
- [26] 陈圣军 毕红梅:《大学生网络社交的危机检视、泛起因及消解》,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 [27] 林媛媚:《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2期。

- [28] 闫冰玉 吴建平 权明晓:《不如吃茶去:当代青年的“治愈”心理体验》,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7期。
- [29][32] 黄和平 孙晓东 祁振华等:《古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获得感评价与影响机制——基于上海朱家角、港西、周浦的实证分析》,载《经济地理》,2020年第9期。
- [30] 徐菲菲 胡娟 刘婧媛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民宿创业动机与获得感研究》,载《人文地理》,2023年第1期。
- [31] 陈华兴 孙婉君:《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载《浙江学刊》,2018年第6期。
- [33] 汪会玲 黄方毅:《旅游新常态下旅游者获得感结构维度的研究》,载《四川旅游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 [34][37] 妥艳娟 白长虹 王琳:《旅游者幸福感:概念化及其量表开发》,载《南开管理评论》,2020年第6期。
- [35] 朱怡帆 何丹 范振杰:《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载《地理科学》,2023年第9期。
- [36] 马丁·塞利格曼:《持续的幸福》,赵昱鲲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 [38] 邢占军:《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载《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
- [39][40] 邹永广 郑向敏:《旅游目的地游客安全感形成机理实证研究》,载《旅游学刊》,2014年第3期。
- [41] 徐建华 路锦怡 汪汉清:《2018年图书馆学期刊问卷调查法文章分析》,载《图书馆学研究》,2020年第8期。
- [42] 张良驯:《青年概念辨析》,载《青年学报》,2018年第4期。
- [43] 殷俊 冯夏楠:《基于AHP层次分析法的宁夏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研究》,载《新闻界》,2023年第2期。
- [44] 叶子鹏 郑宜帆:《青年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的青春路向》,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 [45] 夏俊苹:《迷失抑或救赎?——当代青年“求神拜佛”现象的群鉴、成因与对策》,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
- [46] 王昕迪 胡鹏辉:《搭子社交:当代社会青年新型社交趋势与形成逻辑》,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8期。
- [47] Hobfoll, S. 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3).
- [48] 令小雄 李春丽:《“躺平主义”的文化构境、叙事症候及应对策略》,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 [49] 张雪梅 吴炜生:《“内卷化”冲击下的新时代青年奋斗精神及其培育理路》,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 [50] 孙志鹏 徐锦秀:《帐篷里的远方:青年“精致露营”现象兴起的文化透视》,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6期。
- [51] Berenson, K. R., Gyurak, A., et al..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Disruption of Attention by Social Threat Cu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9, (6).
- [52] 王俊秀 刘晓柳:《现状、变化和相互关系: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径》,载《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 [53] 胡文静:《城市发展如何影响青年幸福感?——来自京津沪的经验证据与启示》,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2期。
- [54] 任彩虹:《从独白到承认:青年自我实现的困境及出路》,载《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2期。
- [55] 孟凡丽 葛永钧:《新时代青年国家认同的实践理路》,载《民族教育研究》,2024年第1期。
- [56] 陈国华:《近十年来青年的国家实力感知与国家认同变迁——基于CSS2013和C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2期。
- [57] 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责任编辑:张丹)